PL
1420
F35
1666
v.2

通雅卷首之二

桐山方以智密之輯著

同里姚文燮經三較訂

讀書類略提語

士以讀書明理爲業。猶農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藝。外內一致。張弛鼓舞。全以此養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豈曼語哉。進德必居其業。立誠用在修詞。大畜日新。道寓于器。會通典禮。頤不可惡。效天法地。道不遠人。所貴振衣挈領。播種培根。一樹全仁。何礙葱蔚。吾嘗曰。詩書禮樂。擴克之炭斗。優游之桑薪也。會心開眼。乃第一義。發爲手筆。揮洒天肰。力能攷究。取資證據。仲尼不厭

可嚀罔殆。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見性之人學問視爲衣食。中材出楔。古今卽是參苓。子翁少年。先洗溫飽面目。好古礪志。庶免波流。敦詩書。悅禮義之人無忝立本。卽未能葉落歸根。且隨夏秋氣候。故專就讀書一門。列其博約之緊。書示弟子。古今大矣。隨人所好。殊途同歸。吾祖父相傳中和正論。汝等勉之。澹泊眞實其本也。閒雅瀟灑其度也。枕籍今古。徵舉咏歌。其飲食也。崇禎壬午浮山愚者識于曼寓

桐川盋澹語。禔躬警心。倚笑孝弟學文。詩禮象勺。終世如斯。貴知味耳。周公但無驕吝之。我則材藝卽無技也。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卽空空也。士首三民。文傳四教。知心必泯于事。故合內外

先後。而表其倫物之經。以詩書禮樂安萬世之井竈。費其智力。即隱其智力矣。朱子曰。時時窮理之謂居敬。終身攷究事物。不厭。廷尉公曰。毋自欺而好學。正謂道存于忘。忘忘于勤。材智之士。豈甘欝塞。因此養之而熏之。不則攔牛遂鄙耳。畫鬼掠虛耳。烏能禁乎。天倫師友。羣居麗澤。一室自娛。詩書攷古。山川適性。筆墨唱酬。福有大于此者哉。

明經正業。今尚大全。夫曰大全者。謂合諸家之異同而使參詳也。執一乎。水濟水耳。四明施公曰。天下病虛。攷亭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新建醒之以虛。王虛舟師曰。用實者虛。用虛者實。虛實本一致也。當合漢宋及今。參集大成焉。文孝先生曰。虛靈備萬

本如是也。理明而貫實事。乃亨中節時宜。君子虛受。即是克實

願力誠實。自厭虛公。豈以我見滯寔之病。而掃倫物學問之實

務乎。豈以掠虛欺人之病。而諱虛明神化之本體乎。躬行自賢

而凌物嫉人。是以誠寔而為虛憍也。逃空護短。而詆惡實學。其

為我見滯實也大矣。究竟人不一事。而理自會通。時位有常變。

而君子道其常。各煉短而用長。勿欺則同然。而好學不厭。統御

萬世者。此聖人之所以光大中正也。

白安石曰。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有錯行之用焉。鬼神

通之。精神之極也。有翕闢之幾焉。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

子各出一奇以與天下爭。達士遣放自怡耳。才士標新博趣耳。

策諷必中隱情之利害。琦辨必用惠秉之顛倒。讀書知言。王僕明矣。讀聖作。當虛心以從經。覽百氏。當化書以從我。察其兩端由中道行。中備四時。隨其環應。惠秉者惠施公孫龍也

廿一史爲緯。通鑑爲經。其旁史則猶之涑水攷異也。邵子編年溫公目錄。加酌略焉。開卷徵盜賊之起止。宰相諫官賢者之去留。天下事。皆係宰相與諫官。每一事。追覩所言。按其時勢。豈不犂然。

學校選舉賦役兵屯河漕鹽錢諸事。利弊時宜。貴知要領。漁仲約通典爲志。洪洲續貫與通攷稗編。函史可撮會之理。原易簡史事自繁。經濟類編。古論大觀。實用編。學古適用編。弋說千百

年眼。尚論快編。皆可折衷。指其偏礙拘膠之兩病。以醒後人。約編在處實之謨。文詞可略。

治在君相。人在師教。學在實講。公明而已。不明時勢而執成式者。迂腐之弊愚。一以翻案見奇者。偏鋒之弊蕩。井田封建可印泥乎。牛李蜀洛。賢者不免。追論古事。好惡蝟爭。何况同朝。能無朋黨。歐陽朋黨論。高忠憲暢之。不可不知也。唐丹稜言各盡其說。不以同異爲誅賞。貴和賤同。臣下同則人主孤矣。唐太宗曰。卿等勸朕納諫。卿等亦納諫否。宗一公以此暢藏恕之喻切矣。鄧潛谷曰。古方物出謀。明于事情與權。不激其心也。以不激于言。宋賢方守徑遂。主犯不知諷。復過求。不合則仇。多拂物理而

病人情湛六公曰姚安偏才自遂因官敗而敢于隱㤏詬名以爲名贊壁賞贏翻案見奇偏詘洛閩以媚縱情滅禮者楚望幾亭痛矣二無公曰今謂宋儒與晉淸談同弊過矣伊陽守禮嚴閑而文人尚灑脫經濟言權變故齟齬耳蜀洛則爭子瞻之服濂溪何如耶疆場危疑豈堪局外吹疵高人遺跡寧以常規自白體道者不刻滚膠柱也大人統天從類辨而容之張弛互用時爲大矣胡安定教學分科安石選材以驗古今皆一法也約于大學之休休公也能好能惡明也仁智乃不偏見矣政府立而宰君民矣泰二晉五鼎鉉井收匪躬即渙羣蠱聲即由頤矣讀書者有宰古今之權焉薛文淸曰國制禮律皆觀攷之正虞

好古而戾時宏也。舍之則藏。淵明曰。因疾守閒得體矣。豈自高
而壞世法耶。

虚舟師曰。生死鬼神。疑城也。旣爲生死所惑。而談超生死者又
惑之。告之曰。萬物皆備于我。去來皆備于今。一神于二。卽器是
道。必反隱鶩希奇。詎自信乎。孔子屢稱鬼神。而黄帝曰道無鬼
神。葢體道者。鬼神無知之。何通晝夜而知之。惟心識造。莊子曰。
以有形象無形而定矣。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通一寓庸而緣不
得已。神明至誠。費貫仁智。百姓之用耳。三一公曰。仙定者。出世
之毛道也。莊禪者。出世之圜幾也。秋濤曰。二氏隱士之深者。遯
世無悶。消心果有方便。知其故乎。無欲從心。過生死關。造命知

命非言所及。
河洛卦策。徵其端幾。物理畢矣。岐伯曰六合之內。不離于五。邵
明小衍。其約幾乎。庋官蜺蝀。象緯聲光。是造化物理之符。歷律
醫占。爲盈虛損益。通類引觸之符。世士若于世累。好修則守常
理。有才則溺詞章。豁達則喜放嬾。誰肯精致開成。以決質疑之
疑乎。平子冲之。一行。康節。間出難遇也。太西質測頗精。通幾未
舉。在神明者之取郯子耳。朙易大衍。聖人以曆徵幾。律襲旋宮。
倫類不差。節度人身。一天地也。醫驗徵竅。受命如嚮。占攝誠神。
此種論辨。別彙一編。以俟研極可也。石谿先生曰。吾道最忌儱
侗。交盤不得。

開眼者轉文字。不被文字轉。乘物天遊矣。澄懷喪我。貪牆遇之。
設身別路。隨物卷舒。貫蝨弄丸之候。在人自得。

襍學攷究類畧

博物君子。優游太平。養士講問。是飛耳長目也。歐陽歸田。原父
遺以漢字。存中筆談。朱子采閎大昌識威斗之承天。周譜劫杳。
老昏屈于劉顯。陸佃擊節。贊盌知晝夜。牛猶之刲灰。韋若虛辨
豹鼠。而饒饒未竟。詎以藻兼捫魚。附會荐實簀傘一例耶。策事
聊以嗺酒。書厨正可代勞。奇文欣賞。疑義相析。豈不樂乎。戊辰
與周農父。孫克咸。澤社讀書。暇相問難。皆以經辨史疑藥性物
理爲條。不獨董逌之瓜。呂徽之之驢也。且曰消閒。

温公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于韻。是理事名物之辨當管庫也。正韻注取毛晃孫吾與韻會取黃公紹。黃取孟昶書林。而子謙補之。字彙拟之。大約字書沿集。未淹經史。何怪其舛漏訛謬耶。今遵正韻。箋詮攷諸家。上收金石古今辨難。皆决其下。此小學必不可少者也。

近代魏校 王應電 吳元滿 朱謀㙔 因鄭樵 楊桓 戴侗 周伯琦 而造附古文。二徐鍇鉉 張有 郭忠恕 二趙撝謙宧光 柴廣進 李士龍 專守說文。古人寄託通用。後加分別。今不可不知其故。臨文通九經史漢。而槩依正韻。已矣。署書行稾。取態不拘。字從篆始。方知畫沙印泥之妙。

沈約知四聲。珙溫譜七音。德淸明陰陽。士龍竝濁複。呂坤 張位

約字母愚者偏攷經籍證出歷代之方言始知其所以訛所以
通耳音定塡字倫論不淆豈人力哉今日定序正韻爲萬世宗
免王伯良音路未清之議固楊去奢之志乎聲度敎叶通于樂
律此物理微至之門別有精論
虙舟師授河洛爲詳約之綱宗而乃數圖學之敎也秩敘變化
頓時全舉使人會通多即一矣天文地理器象制度之類非圖
豈易學哉秦不焚圖蕭何取之故律令章程綿蕝指掌而定向
歆略圖任宏七略于兵有圖王儉七志一志專收圖譜鄭夾漈
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知漢宮千門萬戶之由見杜貢公
子譜方覺武平一知魯三極鄭七穆之故近世章本清作圖書

編韓苑洛于象數禮樂有圖盧廬江刻天祥圖于石亦餼羊也
馬貴與曰漢易詩禮訓詁家傳而制氏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
占無能知者數既亡則義孤行而襲談虛冒久之陳腐翹明者
厭之逃于洸洋于是乎圖書之秩敘與衍萬物之倫變幾表竟
絶學矣

郡縣更變最易淆亂孟子指夫差之邗溝以爲禹跡墨翟相如
誤說江湖桑欽水經江入會稽酈道元遂謂楊子有口通漸漸
即漸江以古會稽郡大後分吳會也陶弘景不知沙苑孔安國
不知大別襄鄖荊郢安陸乃建郢曲陽春之樓宋之應天乃是
歸德伯厚不知沮縣之沔退之南陽乃在懷慶而傳作鄧州人

何責一統勝略不能分歷山首陽新刋資治通鑑卷首妄以城固爲廣固乎當以修攘攷朱思無圖約一統志

官制貴與爲槩而王鄧纂之侍中漢加官六朝爲宰相尚書侍郎古小今大唐之舍人權重漢太守方面統兵今皆遠甚矣小顔誤汪金吾歐公不知有秩况後人乎當編一圖

自子長寃宰我分伯翳與費益姓名本末若于紛糾不識撑犁乃皇甫謐而承叔以爲陸機知豹鼠者竇攸而藝文類聚以爲終軍裴松之以憑黠爲憑黓名畫記以虎頭將軍爲小字長睿譏崇文總目不知德山爲宣鑒捫虱譏古今人表分士會與范武子仁寶曰都南濠誤以王倫爲王旦葛常之韻語陽秋誤以

三國吳人曹弗興爲曹霸李少温見于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陽冰爲潮之子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爲張君房也唐英商英兄仁宗時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升菴辨矣而以劉德昇爲劉表索幼安爲管寧王筠誤融孫奕誤樋孝標孝綽本非一家王褒陳咸張敞王渾自非一人若刪繞譜附僧杲錄一經揭出便自不淆

朱子綠竹不從箋而執幽蘭不可佩貞白咲佉不識攎而信蘇合爲獅屎開因段柯古吳虎臣而攷之病學本艸而辨之傳訛甚多猒攷究以資後人後人因辨加詳則皆前功也段曰伯喈反舌謂蟇淮南蟣蠓謂蝨詩鰲螻蛄謂蠡高誘乾鵲謂蟋吳曰伯原搏黍謂鶯朝英不知麥秋郭璞以椴爲杞顏籀以鵙爲鶡張揖以螻爲鼫叔重元恪分巂周燕研北友仁因野王

以櫻爲蒲葵。爾雅僉舉六魚。而毛許謬解。艸木狀金樓子一木數香。而成式因誤。陶駮祝蛉。實則蟄殺呼活之。存中取石棗核。醫皆棄之。山谷以土卵爲芋。景盧以山礬爲玉蕊。筆叢辨瓊蕊礬梔爲四楊鄧以鬼芋爲蒟醬。焦竑以鱖爲鮎鯝。核實難哉。孔子以鳥獸艸木與事君父並稱。儻亦方言物理有足引觸者乎。醫尤貴明。時珍辨唐宋十半。猶未也。學者各有一證。集以貽後。

宓山解曰。茹吐古今。一切淡泊矣。一多相貫。深造者泯薪火矣。理學經濟性命。楙幡愈高。覯而多責。逃虛空乎。勿欺而已。時宜而已。中和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樂天曰。人各有一僻。我僻在章句。東坡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故知學問。飲啖也。

百物不廢。各以類統。不安其執。不能樂業。皋比尊幢。願以奉人。其卑卑不屑爲者。隨手度日。以省後人之力。是賢于博奕耳。然何不可以萬物爲坐隱耶。更堪浮白。

藏書刪書類略

經部凡十　易附性理象數曆律圖攷　四書附孔子集語名物攷正詮餘詮道統錄聖學宗傳　孝經附五倫全書
尚書　詩　三禮附禮制　樂記附樂律器攷　春秋三傳
爾雅附正韻音義　諸經總解別解

若徹上徹下者。刪注疏于前。而旁通諸家。則一書而天人理事畢矣。名物音義辨訛攷證。歸于正韻。而小學易簡矣。

史部凡十四　正史　編年　實錄　備史　稗史　傳記
典故　職官　儀注　經濟　諸務　譜牒
地志　稗志小錄　書目各載何代何人著判其大意
一覽燎然此最易通統類

刪古今史爲緯。以編年大略爲經。典故經濟分類。刪通攷編之。則三書足矣。姓譜統志各一。稗志記聽采可也。

子部凡十二 歷代儒學 楊墨 名法 縱橫 兵 象緯 筭測附太西筭學奇器 醫 農 卜筮附三式 堪輿等 藝術小說 物理總書

說之通者俱附經下諸子各約一條明其長短不過一帙而農書醫學筭測工器乃是寔務各存專家九流各食其力聽之而巳總爲物理當作格致全書

集部總别凡七 騷賦 詩附詩話詩餘詞 奏議論策 各體文 制舉 金石諸錄 書畫法

詞達而巳有奇古正大于六經者乎莊騷別通其變史漢敘事體雅八大家通使也駢儷者一種題跋者小品耳詩以比興轉風賦事亦比興也各就所長歸雅爲近如此約之總選詩文二編足矣

餘部凡六 釋 道 神仙 西理 類書 稗書

志略分門該于四部二藏舊列子部類書舊列集部皆不下數萬卷今分五者以卷帙相等也至理無多止爲專門後勝可約兩編類書給用而巳止須一部

白鹿語曰斯文者天地古今之橐籥也載籍極博統類而刪之斯易簡矣道德經濟文章小學方伎約之爲天道人事精之止是性理物理而窮至于命即器是道乃一大物理也踐形者神

理潛于事物，自獻理事貴時宜，治教轉風，出處一致，室既自娛，後來省力，一覽書目而主統僚矣，大成貴集述刻，于刪千古之智，惟善讀書者享之，幸勿蹉過

男以智敬述

小學大略

小學有訓詁之學，有字書之學，有音韻之學，從事蒼雅說文，固當旁采諸家之辯難，則上自金石鐘鼎石經碑帖，以至印章欵識，皆所當究心者，謹略論其源流，以便省覽，歐陽永叔曰，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書數，至成童後，授經學，以次第後大也，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資之，于是有訓詁之學，文字既興，隨世轉易，趣便，三蒼始志字法，許慎作說文，于是有偏傍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學者務極其能，于是有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永叔以偏傍字書爲二，則以字書爲筆法，智以筆法乃字學之緒餘，故明六書之源流，謂之字書

之學吳敬甫分三家一曰體制二曰訓詁三曰音韻胡元瑞言小學一端門徑十數有博于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困學紀聞曰誠齋云畫非卦也伏羲之字也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此是推原而闔合耳眞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雲篆之跡凡書分破二道壞眞從易配別分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而竺典言造書凡三人曰梵曰伽盧曰倉頡梵者光音天人也以梵天之書傳于印度其書右行伽盧創書于西域其書左行其季倉頡居中夏其書下行王弇州笑之智曰聲明之原起于西方理自闔合左右兩行而季下行復上殆表緣因中道乎

自倉頡創六字周保氏教六書秦有大篆小篆符書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之八體漢興有尉律學課最爲尚書史書字或不正輒舉劾焉大篆十五篇宣王太史史籒著也倉頡一篇又云七章秦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所謂秦篆即小篆也秦官獄繁多以趣約易下杜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繫雲陽獄獄中作篆始皇出以爲御史使定書世人以邈徒隸謂之隸書新莽甄豐改定之時止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壁科斗文字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壁類者也二曰奇字即古文異者隋唐志有古文奇字一卷衛宏爲之序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也五曰繆篆以

摹印也。六曰鳥蟲。以幡信也。漢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成帝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急就有曹壽解。顏之推崔浩豆盧氏注。北史劉芳亦作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暐擬急就篇爲悟蒙是而顏之推孫師古解訓爲善。今有全本相傳。是吳皇象寫。亦有筆改以洞爲隤之類。元始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未央庭中。杜鄴爰禮秦近。會此被賞。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張敞從受之。楊雄取諸家有用者。作訓纂。易蒼頡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楊雄作十三章。今皆不存。而張竦家之學。傳至外孫之句杜林。爲作訓。隋志云。梁有蒼頡二卷。漢司空杜林注亡。考工記注

蒼頡篇。有鞄髮。又曰有柯欘。安紀注春秋釋文。文選。廣韻注。曲禮疏。皆引蒼頡篇。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鍾磬竽笙筑坎侯。蜀都賦注引凡將篇曰。黄潤纖美宜制禪。史記正義引訓纂云戸扈鄠。三字一也。後魏書江式祖强上書三十餘法。延昌三年。式表甚詳。欲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上篆下隸。其書竟未能成。愚考隸書。卽今楷書。淳化帖有逸天得一以淸一則。甚明也。黄伯思皆以爲僞。然體本楷式。後人摹倣耳。徐鉉曰。賈魴作三蒼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誤以八分爲隸。則自歐陽脩作集古錄耳。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今楷字也。千文曰。杜藁鍾隸。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隸書。伯英尤工于草體。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眞行爲隸也。八分者。書苑曰。蔡文姬割

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或曰邕有八體各分[illegible]

其一也。漢石經乃蔡邕八分書。鍾繇善八分。[illegible]

章草以章帝名。或以急就名。若淳化若則[illegible]王

睢舍史書。世以爲楷則。永平中[illegible]

伯度張芝杲崔子玉所善者也。文[illegible]

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用。[illegible]

廢古文漢教學童幷蒙書。楷書。懸針。垂[illegible]飛白。偃波[illegible]

倒薤等二十餘種之勢。因事生變也。李陽冰云。秦始皇時。王次

仲制八分書。蕭子良曰。漢靈時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

八分書。元常謂章程書。始爲楷法。云出新意者。言鍾王增減筆

法也。由今考論古篆。即有新意。錯綜取態。增減矣。其稱最古者。頡墓禹碑。孔壁汲冢。石鼓壇刻。比干季札墓。秦篆則詛楚文。斯篆則嶧泰會稽是也。歐陽脩始為集古。而劉敞。呂大臨。趙明誠。王楚。黃伯思。董逌。夏竦。宗子克繼。薛尚功。洪适。葉夢得。王球。蔡珪。吾衍。楊慎。都穆。陳鉅。徐獻忠。王家瑞。趙崡。田汝耔。朱雲等。俱事編集。而印章之篆。則自蕭子良合刻符摹印之體。宋宣和譜之。楊克一。王厚之。顏叔夏。姜夔。趙孟頫。皆有譜錄。班班可考。至書法筆勢。則又小學中之緒餘矣。並詳見書札碑帖諸條下。

雅蒼者。概言五雅三蒼也。楊雄荅劉歆。以爾雅為游夏之徒所記。謂為周公書者。因劉向以史佚教其子以爾雅。三朝記孔子

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元命包曰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爲周公所造也賓傚豹鼠之對其業乃顯由今論之周公吐哺用人之長安知非彼時集之而卜商弟子沿加乎叔孫通梁文有增補者猶神農本草而别錄大觀補之也有犍爲文學注及劉歆李巡孫炎樊光郭璞等注陸德明毋昭裔音義邢昺疏今注疏主郭邢小爾雅乃陳涉博士孔鮒撰揚雄方言劉熙釋名皆倣釋詁而作者也廣雅乃魏博士張揖著隋曹憲爲之音解避煬帝諱更名博雅唐志有劉伯莊續爾雅一卷梁劉杳撰要雅李商隱蜀爾雅劉溫潤羗爾雅皆取其名耳宋元豐中陸佃爲埤雅羅願作爾雅翼鄭樵有

爾雅注饘糊穪袍古多逗音識之非是其曰䕅䕅丁丁之不達物情則果然矣謂其釋離騷涷雨呼草木笋茇爲江南人或後補者豈足槪全書乎隋志言郭璞注三蒼漢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叔郎作滂喜篇爲蒼頡訓纂之下卷曰三蒼又張揖撰埤蒼樊恭撰廣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幷訓纂爲四篇吳敬甫謂史游急就倣爾雅作非也乃倣凡將皆從三蒼一例者列字而無訓唐志蔡邕勸學篇二卷聖皇章一卷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崔瑗飛龍篇令篆草勢三卷黃初篇一卷陸機吳章篇一卷吳項峻始學十二卷晉陽方少學集十卷朱嗣卿幼學篇一卷束晳發蒙記一卷顧愷之啓蒙啓疑記各三卷王羲之小學篇一卷葛洪要用字苑一卷馮幹括字苑十三卷宋顏延之詁幼文三卷荀楷廣詁幼文一卷易晉卦疏引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術初學記引項峻始學篇曹植飛龍篇南史劉杳傳引何承天纂文

葛洪字苑。後漢志注引顏延之幼誥。文選注引顧愷之啓蒙記。
顏延年纂要。郭忠恕佩觿集一序言前人之誤甚詳。然亦未觀
其通
也。

漢石經靈帝熹平四年所立。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
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
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
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名。爲古文科斗小篆八分書。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又五
卷。春秋三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書十二
卷。又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水經注曰。漢光和六年。刻石鏤
碑。載五經立太學講堂東側。又蔡邕熹平二年。自書丹于碑。使

工鐫之、豈兩刻邪、智以爲范史之熹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其告成也、魏陳留邯鄲淳、特善蒼雅說文、衛恒曰、正始中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即淳所書、又言左傳正義石經古文虞作㕤魯作表、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字、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适隸續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三字石經、唐志所載古篆兩種、與隋志所書異同、其目又有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東魏末、武定四年、自洛陽徙于鄴、至河陽、投于水、至鄴者不滿大半、此高澄遷洛陽漢魏石經五十

二碑于鄴齊皇建元年列學館周大象元年徙洛陽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隋亂事寢營建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矣一字石經者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九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典論一卷魏明帝有詔先帝典論刊石與石經幷以示來世晉裴頠轉祭酒奏脩國學刻石寫經世說新語注嵇康寫石經古文于太學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石經之殘缺唐開元著錄所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書五卷鄭元書八卷毛詩三卷儀禮四卷左傳經十卷公羊傳九卷

蔡邕今字論語二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義三卷。左傳古義十二卷。合五十九卷。由此觀之。則所稱一字石經者。皆補立今字也字說曰。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此其命衞包改古文之時乎。大曆十一年。司業張參承詔定諸經鑱石。文宗太和七年。鄭覃以宰相領祭酒。建言準漢舊事。鏤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唐元度覆定開成二年冬。石經成。其曰九經字樣。則唐玄度請附以通古文者也。後唐長興三年。令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命馬鎬陳觀田敏詳勘。後周廣順三年。字樣版成。田敏上之。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學宮。與後唐本不

無小異。乾道晁公武參二本著考異。亦刻于石。張奐又爲注文
考異焉。宋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眞篆二體。石室十三經。
郎孟蜀所鐫者。故周易後書廣政辛亥。惟三傳至皇祐方畢。故
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巳丑九月工畢。周易孫逢吉書。尚
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儀禮禮記張紹文書。論語爾
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書題人。至和石經者。
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
寫石經論語書石。帝從其請。嘉祐石經者。仁宗命國監取易詩
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三年。王洙
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

監友宜不願仕賜銀絹同篆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紹興御書石經者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又內出御書周易尚書毛詩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之廊廡淳熙四年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置碑閣下墨本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是則石經本固已多矣胡三省曰旣已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曄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後人襲其僞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

史隋志所藏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豈非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爲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智按式依衛恒說耳今在陝西搨來者動即一車且經向拱韓縝之厄或有補者總非其舊嗟乎是又何可據乎箠麈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創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毋昭裔刻石經有注故知今是鄭書升菴曰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刻于汴京然亦有掘碑

舊搨。如長脊彥遠伯厚所載。毋劮毋兕之殘文者。亦有如賈虞石經大學。東濵信之。汝稷駁之者。又見夫温陵黄虞稷俞邰有石經攷。言張孟奇以熹平四年。爲謝承書石經。則誤矣。承三國人。嘗著後漢書也。西安石經。金至大中。省幕王公瑮。元駱天驤。兩脩立之。

說文分別部居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立一于耑。畢終于亥。永元庚子孟陬。演贊其志。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愼子冲上之。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黄門孟生李喜等。詔召冲詣朱雀右掖門。賜布四十匹。强令吕忱因之作字林。陳顧野王因之作玉篇。陸法言承爲切韻。孫愐廣之。後蜀林罕撮爲偏旁小說。梁

有演說文。庾儼默注。宋雍熙三年。右散騎徐鉉等。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反切異同。以孫愐爲定。元豐詔知禮院王子韶置局。光祿丞陸佃同脩。五年賜銀幣百。而書不行。鉉弟鍇作說文繫傳。朱翺反切。當時稱之。熙寧中李行中制字源。吳淑正儀撰正義。張有作復古編。僧曇域。包希魯。倪鏜。許謙。皆有補說。智按說文有唐本。蜀本。二徐本中有新附。今字學家但執鉉本爲書。又未淹貫經籍。何從知其漏與複乎。智決之曰。泝其原。當因古籀而推之。備小篆。當遍攷諸籍以補之。慶同文。當因正韻箋而詳載其源流焉。通此。則無書不可讀。而字學家紛然者。皆土苴矣。豈不幸甚。隋志張揖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謬字各一卷。揖魏天和中爲博士。周氏雜字解詁四卷。晉呂忱字林七卷。

吳恭字林音義五卷。晉王延文字音七卷。何承天纂文三卷。戴規辨字一卷。阮孝緒文字集略六卷。左校令李登聲類十卷。晉安復令呂靜韻集六卷。靜忱弟也。張諒四聲韻林二十八卷。段弘韻集八卷。羣玉典韻五卷。陽休之韻畧一卷。夏侯詠四聲韻畧十三卷。梁太傅沈約四聲一卷。李槩音譜四卷。周研聲韻四十一卷。陸法言合之作切韻五卷。陳左將軍顧野王玉篇三十一卷。唐志趙氏韻篇十二卷。陸慈切韻五卷。蕭鈞韻音二十卷。孫愐唐韻五卷。文武元之韻銓十五卷。玄宗韻英五卷。李舟切韻十卷。顏眞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釋皎然編也。釋智猷辨體補修加字切韻五卷。

先儒音止譬況。孫炎始爲反切。晉謝安舉徐邈專撰定五經音義。隋仁壽中。陸法言切韻取之。韻纂則秦王俊召學士爲之。桂苑珠叢則唐曹憲與諸儒撰者。太宗有奇難字。輒問憲。具爲音注。諸葛穎撰略要。後魏字統則陽尼造。其從孫承慶撰成。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總集也。大氐自呂靜。夏侯該。周思言。李

季節杜臺卿等各有乖互唐儀鳳二年多田縣丞郭知元拾遺緒正朱箋而孫愐因之天寶十載書成號曰唐韻元美曰自有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而同撰者爲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後又有郭知元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尚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各增加字至宋成廣韻此抄韓氏者唐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韻英五卷則玄宗天寶十四載四月付集賢院張九齡所奏呂諲鄭欽甘暉衛包音釋者干祿字書顏元孫撰從子眞卿書號顏氏字樣婁機廣之以四聲爲次具俗通正三體宋乾德四年陳鄂受詔編韻對天禧五年鄂之孫僧溥上雍熈召句中正等定正景德四年頒行丘雍亦定韻略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脩廣韻景祐元年詔直史館宋祁鄭戩王洙刊脩廣韻爲廣略命知制

詁丁度李淑詳定寶元二年書成若吳棫韻補乃集協古韻者
王安石字說則臆解耳崇文目有程迥古韻通式劉熙古切韻
拾玉舒知雄獻字母圖陳淳作字義李燾劉鎔錢承志皆有集
音賈昌朝會請禮部韻略窄韻十三聽學者通用又作羣經音
辨康定刋行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啓宗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村
上禮部韻括遺三十二年毛晃上增脩互注韻略張貴謨上補
遺乾道中郟升卿撰韻類熊忠舉要王文郁劉淵皆有韻略元
韓道昇道昭有改併五音集韻黃公紹韻會撮孟蜀之書林韻
會也當時孫吾與因之方日升因爲小補
辯許氏者鄭氏顏之推已然矣李陽冰刊定說文鄭漁仲六書

略。七音略。益從而辨證之。詳論假借。推古文正小篆之失。元楊桓作六書統。門人劉泰暢之。永嘉戴侗起而訓定。是非相半。周伯琦正譌。大半侗書也。孫季昭示兒編。趙叔向肯綮錄。則時取一端論說耳。當時趙古則著六書本義。魏校著六書精蘊。造形附理。王應電因作同文備攷。吳元滿有溯原正義。六書分類。宗夾漈而更刱之。楊升菴有轉注古音略。字說。六書索隱。朱謀㙔焦竑間論。皆拾前人之辨。況李士龍。張位。朱光家。程至善輩乎。諸家推論字原者。不肯並列。聽人折衷。乃盡廢以往。獨立臆說。徒亂學者耳目。反不如恪守陳迹爲愈矣。趙宧光說文長箋。止守徐鉉本。痛詆鄭戴魏吳升菴爲臆。而工毀之類猶臆也。烏知

說文新附。非盡許氏書。又烏知許氏之未盡漢學邪。郝楚望一
掃而通之。又過矣。古自可通。今不必通。學者要當知其原委耳。
閩綴安謝兆申。序朱鬱儀苛字。曰楊桓綜而博。薛尚功。釋道泰
韻。鍾鼎而不辨。王楚。黄伯思。博古而不釋。羅更翁。呂大防。王球。
考古集古而弗倫。徐鍇。張有。趙古則。膠舊而好强。魏校。王應電。
吳元滿。狥臆而立變。惟朱公忠古而理。智按其書。亦未會通經
史。如以紗沙嘗從𠃓。而謂少聲不近。則全不知古音轉差之原
委。以「名從「口「為烏至「夕而鳴噪。則全未「見古命名通用為一字
也。又何異武子之以寓為寫。子才之以蘭造[illegible]乎。
等韻之學。元魏時釋神珙始顯。唐元和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撰

元和韻譜。崇文目有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溫撰。四聲等第圖。僧宗彥撰。切韻指元論。王宗道撰。九弄反紐圖序畧曰。沈約創紐字圖。皆以平聲碎尋難見。唐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乃列五圓圖爲五聲圖。又列二方圖爲九弄圖。傍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焦竑引釋廣宣諸經音義序曰。說文在漢字止九千。韻集出唐。言增三萬。自佛教東翻。六百餘載。梵荚中積三千餘弓隨部出音。聞之往說。殷鑒羣錄。末曰大觀元應法師。校讎勘閱。由半字滿字之教也。智騫造衆經音。及著雅字苑。宏叙周贍。阜素共推。其所定楚詞音。朱子取之。相淨者天竺字源。以華梵對翻。景祐中進。仁宗御製序之。鑒聿爲韻總。歐陽永叔序之曰。必待乎用心專者而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

指掌圖。乃治平四年司馬光上者。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
一十九。因為指掌圖。以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為雙聲。同出一韻。則為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鄭樵有字始連環。有象類書。又
論梵書。隋史載後漢得西域諸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
廣。謂之婆羅門書。龍龕手鑑。遼僧行均撰。兼釋華梵。智光後題
統和丁酉。時至道三年也。黃公紹韻會則論音一本溫公者。趙
宧光遵許太泥。而論門法之病。則甚得理。陳藎謨黃極韻圖。則
發源邵子。而聲字取正韻者也。郝氏但刪為十二韻。要之切法。
呂獨抱李士龍約之甚便。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又當合悉

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詳見雜論。

中原音韻，高安周德清著，以荅蕭存存，托張漢英作詞之問也。學士虞集序之，其平聲分陰陽，前所未發也，入聲派入三聲者，廣其韻耳。張萱謂之北雅，智謂北人未嘗無入聲也。洪武正韻，宋濂王僎趙壎孫蕢等定，正本高安而存入聲，依三衢毛居正論字畫，揚時偉箋之，王應電曰，正韻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於經史，故刀筆之吏或所玩習，而經生學士多未識知，愚者曰，世豈無暢揚去沓范仲闇之志者乎。崇禎辛巳，桐城方以智峇之編

宋景濂遣子仲珩，受業于趙撝謙，故仲珩較正韻，用其說，趙

卒于嶺表有門人柴廣敬作聲音文字通鄭氏取之老父後采其說所論定者說文止是小篆加別尚有晉唐增廁之譌非攷古不能泝原非博洽旁通不能知古知其故矣仍遵正韻徵用則十三經史漢是藝林也同聲易簡惟是音和門法支離乃不違前人方言而附會者耳詳見等切聲原

通雅卷之二終

通雅卷首之三

桐山方以智密之輯著

同里姚文燮經三較訂

詩說　庚寅答客

姑以中邊言詩可乎。勿謂字櫛句比爲可屑也。從而叶之。從而律之。詩體如此矣。馳驟廻旋之地有限矣。以此和聲。以此合拍。安得不齒齒辨當耶。落韻欲其卓立而不可遂也。成語欲其虛實相間而熨帖也。調欲其稱。字欲其堅。字堅則老。或故實。或虛宕。無不鄭重。調稱則和。或平引。或激昂。無不宛雅。是故玲瓏而歷落。抗墜而貫珠。流利攸揚。可以歌之無盡。如是者論倫無奪。

媚于節奏。所謂邊也。中間發抒蘊藉。造意無窮。所謂中也。措詞雅馴。氣韵生動。節奏相叶。蹈厲無痕。流連景光。賦事狀物。比興頓折。不即不離。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非作家乎。非中邊皆甜之蜜乎。又况誦讀尚友之人。開幬覆代錯之目。舞吹毛灑水之劒。俯仰今古。正變激揚。其何可當。由此論之。詞爲邊。意爲中乎。詞與意。皆邊也。素心不俗。感物造端。存乎其人。千載如見者中也。俗之爲病。至難免矣。有未能免而免免者存。聞樂知德。因語識人。此幾知否。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中有玅意。無所寓矣。

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必論格論嚮之論也。韓脩玄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即天地之情也。如天地則不舊。乾坤寰宇則舊。莊禪最與詩通。然矢橛巴梟亦太祖生理。語典與有時亦奏。又況數百年之時文批語耶。秋風而爲商颷。曉日而爲朝暾。殊屬可厭。然兩間風力所轉。鬭字法門。奈黑豆何。要以體格時宜論之。假如退之生割。義山刻艷。長吉詭激。宋元朴俚。果是其人。成語成家。何妨別路。冒以悉口婾快。優人之自牧童之歌。與三百乎何殊。然有說焉。閭人語閭人閭語。故當閭人而與江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騷雅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販而問訊。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其如不中節奏。不堪入耳何。此一喩也。謂不以中廢邊。

法嫺矣詞贍矣無復懷抱使人興感是平熟之土偶耳倣唐泝
漢作相似語是優孟之衣冠耳天分有限又不肯學良工不示
人以樸不如勿作然有解焉不作詩論隨人示樸何傷乎
詩以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嘆之咏嘆之
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石一葉性情畢具誰非舞
蹈毫端者乎
經解曰溫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詩者也孤臣孽子貞女高士發
其菀結音貫金石憤懣感慨無非中和故曰怨乃以興猶夫冬
之春貞之元也五至而終于哀三無而終于喪志氣塞乎天地
曾知之乎此深于溫柔敦厚而愚卽不愚者也苦此心之難乎

困以必不能而消之塞以不可解而寘之頓引寥淵以曠之息諸濛汜以寘之亦壎篪之牖耳至人無情無不近情必貌此冐語以爲至語以爲至語而忌諱一切以責永言諭志之正叶乎時而述事時而遊覽時而咏物神在其中各有不得已者存焉不用相強果一眞乎無汝廻避處

詩者志之所之也反復之引觸之比興而已矣世亦有知比者未可以言興也興之爲比深矣賦之爲比興更深矣數千年之汙靑蠹簡奇情寃苦猶之草木鳥獸之名供我之谷呼擊節耳何謂不可引故事何謂不可入議論何謂不可稱物當名何謂不可逍遥吞吐指東畫西自問答自慰解耶故曰典于詩何莫

學夫詩。詩之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惜乎日用而不知。雖與者亦未必知也。水不澄不能淸。鬱閉不流。亦不能淸。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以宣人卽。以節人。老泉曰。窮于禮而通于詩。立禮成樂皆于詩乎端之。春秋律易。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皆于詩乎感之。道不可言。性情逼眞于此矣。言爲心苗。有不可思議者。誰知興乎。知易爲大譬喻。盡古今皆譬喻也。盡古今皆比興也。盡古今皆詩也。存乎其人。乃爲妙吐。何用多談。

有讀千載上之一言而下泣者矣。有誦千載上之一言而起舞者矣。此自當人之所志所遭不同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淚下不亦誕乎。彈琴而見文王。

兔來而愁較龍月明而嘯峰頂謂之誕皆不免乎誕古人奇懷突兀躍而騎日月之上憤而投潢汙之中不可以莊語故以奇語寫之奇者多栩栩翻于不自知俗人效步邯鄲則杜撰難免矣然而奇之極者又轉平地或險譁或故閒或影略或冷汰或即事實敘或無中生有瞿唐龍門乎通都橋梁乎宮闕參差乎荒郵茆舍乎各從其類自行其開闔縱橫頓挫之致不以平廢奇不以奇廢平莫奇于平莫平于奇時因時創統因創者存乎其人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載

平奇而得自在者也姑分體裁而言之古詩直而曲近而遠質淡而不醨追琢而不劇或以數句爲一句或分章以爲篇或平衍而突立別峰或激起而旁數歷落或中斷以爲迴環或瑣屑而寓冷指轉折之法如作古文奇矯屈詰嘗類誕諺殊非黔淺所能夢見也人不能反復于三百楚詞漢魏樂府烏有能蘊藉溫雅者乎六朝組練駢儷別爲選體佳者不數篇倣之者似乎遒鬱實拙滯耳河梁十九首之後其曹阮陶杜乎昌黎太生割取其莽蒼可也太白奇放次山朴直東野瘠快高岑取黃初之爽健王孟取靖節之清遠後而元白後而宋元各有所長日趨纖薄其能免乎七言

古。若李杜之奔騰。長吉之險激。文昌子初之峻蹟。宋元至今。各有陡峭之篇。至于陶鑄莊騷。風驅雹卷。猶有待焉。近體因陳隋之比儷。而初盛以高渾出之。氣格正矣。調至中唐。乃稱嫺雅。刻露取快。則晚唐也。究當互取。寧可執一。杜陵悲涼沉厚。以老作態。是運斤之質也。錢劉皇甫之流利。義山溫許之工艷。香山放翁之樸爽。何不可以兼互用之。自然光焰萬丈。寧須沽丐殘膏。後世尊杜太過者。漫泄亦零陵香矣。不善學古人者。專學古人之疵累。徒好畫龍。見真龍必怖而走。何惟乎。

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耳。王李有見于宋元之卑纖湊弱。反之于高渾悲壯。宏音亮節。鏗鏗乎盈耳哉。雷同既久。浮濁不情。

能無厭乎。青田浩浩。無所不有。崆峒秋興。深得老杜諸將之氣格。歷下婁東。固不逮也。文長從而變之。公安又變之。但取卑近苛癢而已。竟陵詩歸。非不冷峭。然是快己之見。意翻七子之案。亦未盡古人之長處。亦未必古人之本指也。區區字句焉。摘而刺之。至于通章之含蓄頓挫。聲容節拍。體致全昧。今觀二公之五言律。有幽淡深峭之情。一作七言。則佻弱矣。時流樂于餙其金薤。拏以帖括填之。且以評語填之。趣于亾俚。識者歎戸外之琵琶焉。

宋後好註詩。詩有不必注者。桂席拾海月。海月為江瑤柱。使風帆而拾蚶。是何況耶。竹林為我啼清晝。王毋晝下雲旗。翻竹林

王毋鳥名襲王蔡曾黃之解且曰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能知老杜嗟乎老杜之破萬卷豈在此乎此宋景濂所歎攟摭而叢脞者也一飯不忘君有之矣率爾咏嘆遷就而爲之說則所不必

山谷曰庾信止於淸新鮑昭止於俊逸不能兼互謂北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故雲色駁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耳然乎哉此山谷見宗門之語眏帶表法而取以論詩耳其實杜意不如此也宋以山谷爲杜之宗子號曰江西詩派嚴羽卿謂之專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膚襲爲盛唐文何取乎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

都見爾曹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子美之論也横空盤硬妥貼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此退之所取也讀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乃能驅使古今吞吐始妙如或未然又增啞點且從王孟錢劉入而深造及此可耳才各有限學必深造然後自用所長豈必執一以相訾耶崇禎壬午夏與姜如須論此而筆之

漢立樂府練時日諸篇詞皆雕組鐃歌芳樹石流不可讀者大字屬詞細字屬聲聲詞合錄耳收中吾妃呼豨何奴軒是也鄭漁仲集解題郭茂倩左克明梅禹金皆以其名彙之實不可奏諸管絃也唐宋以來二十八調今傳十三無言其分合者所

謂樂府之題。約如二郎神。新水令。隨人塡詞。豈據郎神新水而解意乎。犳起或然。唐之明漢樂府題作歌者。借名自行其意耳。相傳清平調。旗亭。則絶句也。今故難强。詩人擬古。自有別致。嘗與同社約。取古一解二解之句。而各寫其懷。何不可以塡詞和古。作因創之嚆矢乎。

休文知四聲。韻多江南之音。豈能知陰陽七音之精乎。詩可寬叶。正韻時宜。古仍可通也。詞則必論挺齋內外中聲矣。七言二六既諧。其餘自諧。非謂可不諧也。拗體亦諧拗體之響。古風自諧古風之調。作家老手。定叶天然。

我有萬古宅。靑陽玉女峰。常留一片月。挂在東谿松。寫景乎。懷

拖乎。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此老會心處。不在遠。亦不在近也。繁霜被野艸。歲暮亦云巳。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此哭途中之休歇處乎。萬物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此北窻之休歇處乎。

虛舟子曰。青青河畔艸。絕不是青青河畔艸。但可曰青青河畔艸。知此比與外之比與否。一氣敘至他鄉異縣。忽然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拘者必謂針線不續矣。乃以雙魚曲折。妝以上言加飡食。下言長相憶。知此格否。老杜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韋蘇州之熱者不思火。寒者不思水。知此格否。鷄鳴孔雀諸篇之長敘斷結。北征諸篇用之。香山亦用之。而各自爲致。

太沖詠史以遇貴卽賤二語斷之此振衣濯足之奇格也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此太白之奇格也蜀道難有所思其以明遠之行路而從騷變者乎

六朝堆滯中而得爽句故以句傳天際識歸舟楓落吳江冷之類是也唐五言古以造句傳者狂風吹歸心馬上續殘夢之類是也一句之致易曉通章之致難論況言先乎劒截雲瀧白雨割昏曉海水立此以一字逼出

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皇聽不得直是荊軻一片心原自渾老杜陵之馮夷擊鼓羣龍趨黑入太陰雷雨垂何嘗不

作奇語嚇人。山谷曰寧律不諧。勿使句弱。用字不工。勿使語俗。故古詩中亦可過對指點。律詩中亦可直行不對。東坡曰燦爛之極。乃歸平淡。外枯而中膏。淵明子厚之流。張爲列賓主句司空圖一鳴集。皆刻峭中平淡者也。寒郊瘦島。正以冷倩寫生。臺閣香奩總是鑑空谷響。豈以乾剥剥爲清眞乎。

鍊字如壁龍點睛。鍊句如虫蜓印文。鍊章如黃囘舞劒。鍊意如山川出雲。使事如幡綽啼咲。狀物如大帝彈蠅。頓節如撾鼓露板滑聲如笛弄歌喉。極工巧。極天然。極渾成。極生動。以弄丸之胸懷。出點金之手眼。其樂何如。

杵聲不爲客一絃清一心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造語刻至匪夷所思謝皐羽曰紛紛古人呼不起鄭所南曰至今首陽山不生周艸木如此快痛非吹毛之劒乎有一意而出之不同者磧裡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則淒切于一夜征人盡望鄉矣漢陂行向來哀樂何其多則落節深涼如何不飲令心哀則索然矣又有一意分取其致者退之云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與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孰勝耶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鷄棲與君恩深漢帝且莫上虛空孰勝耶如今腐艸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與禾黍高低六代宮孰勝耶軍敗鼓聲死與霜重鼓寒聲不起孰勝耶庾信吳均之合浦葉太白云因爲洞庭

葉各自爲致耳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嶺上千重萬重雨斷
絃收入淚痕深河梁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沈約云勿言
一樽酒明日難重持杜云別離已昨日應見古人情艷歌何嘗
行云吾中道與卿共別離各寫警切亦互相取杜云落日辭王
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諷天寶也義山云武
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長恨歌辭津陽百韻諷亦激
矣懷古感今妙在借事反復冷風中人不知所指
各體雖異蘊藉則同起三百之人於今安知其不七言而長律
乎聲依永律和聲以樂通詩則近體之叶律定格謂爲補前人
之未備也可愚者曰一菀一枯一正一變一約一放天之寒暑

也過甚則偏矯之又偏神之聽之諧和且平是其人不欺其志皆許之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使人繼聲繼其志也詩不必盡論論亦因時

詩未嘗不可以析理析理之詩非詩之勝地也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今間夫子曰手有斧柯奈龜山何夫子豈再答乎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以何爲劍以何爲斧乎曰心曰性曰靜曰理詩歸望見必極賞之或以爲禪此禪家之醯鷄耳况老將不談兵耶聖人之教書叙正語詩以興之苟知興之側語反語皆是矣禮以制節樂以和之苟知和之有聲無聲皆是矣

格莫奇于三百牛羊之章先叙飲訛之狀忽曰牧人乃夢變魚

變據從而占之何其幻乎采綠憶遠忽而作計此後永不相離薄言觀者冷綴便狃至于正月小弁雨無之沉悼萋菲彼何人斯之激怒章法次第最稱神品皆非後人所能彷彿也離騷之登天入水作如何會華胥之鈞天作如何會古詩之結婚遺鯉書字不滅作如何會淵明之干戚擲杖乞酒與年作如何會其指遠矣

漁父鼓枻而去屈原似為所訶矣且問是一人耶二人耶東方有一士又曰我欲觀其人我是誰東方之士是誰

文章薪火

濤州曰性道猶春也文章猶花也砍其枝斷其幹而根死矣併

掘其根以求核中之仁而仁安在哉言掃除者權奪也欲人之讀眞書耳非必懲咽廢食也固陋托以夸毗而絃誦反自廢耶入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樹之根株花葉皆全仁也聖人知之故老任斯文刪述大集與萬世共熏性與天道豈憂其斷乎既知全樹全仁矣不必避樹而求仁也明甚既知全樹全仁矣培根也護榦也除蠹也収實也條理灌輸日用不離也明甚以冬煉夏乃貫四時則無寒無暑之在寒暑中也明甚无妄大畜一多相貫兩間森羅無非點畫俯仰遠近皆備于我矣文明以止用光得薪雷雨出雲有開必先羲文周孔不能違時酬酢佑神此最上之神于文章者乎道統且

置姑就文章論文章。

文傳四教，士首三民，生乎圖書經史明備之後，簡畢猶未郁也。本于大一，協于分藝，不與其藝，不能樂業乘物遊心，一室自娛，鼓舞可羣，萬世相告，筆舌之緣，均無所避。有正用適用之中道焉，有中理旁適之發揮焉，有統類焉，有體裁焉，不可不知。三知終于知言，此格人我格內外格古今之大用也。不能知言，又安能自達其所言乎。有專言德行者，專言經濟者，專言文章者，專言技藝者，專言權勢者，專言兵符者，專言法紀者，專訓詁者，專記事者，專寓喻者，統而言之，無非道也，無非性命也。而有專言性命之道者，離事離法以明心，而舉其冒統者也。因有專

言生死鬼神者。因有廢世事以專言仙定者。因有專言養生者。
因分恖世之言出世之言。因有別傳善巧若奇兵者。要不出于
質論通論。攷測天地之家。象數律曆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
者也。皆物理也。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則所以爲物之
至理也。皆以通而通其質者也。百家紛如。何以折中。聖人罕雅
藏用。彌綸道器。優優乎。洋洋哉。
讀書必開眼。開眼乃能讀書。三才之槖籥。萬理之會通。有所以
然者存。不明所以然中之各各當然。而用當然之所以然。則百
家堅白同異之舛午。何一不可疑我。我則惑矣。支離動賾之象
數。何一不可難我。我則惡之。非白首紛糾。則芒芒虫豸。非飾陋

巧適。則强銲馮河。安能不狥不遺物物而不物于物乎。由此言之。苟非專精深幾。眼何能開。又況閉而開之。開而閉之。習此坎窞。喪身失命。故知不少。雖然如此。亦視其人。

文章之先。當知所以爲文章者。文章成列。當知爲何等之文章。或大或小。或正或奇。或中或偏。是其人皆可。不是其人。皆浮逐也。不知爲不知。而就事言事。皆可。未得爲得。而專作夸。巳掃人之詞。又不如藏拙矣。

易奇而法。謂因物之天然而衍之者也。方圓密顯。同時變化。人能讀此書者尠矣。龍馬狐豕杷瓜蔦蟲圭紱黃矢。躋陵涉川。有謂無謂乎。無謂有謂乎。滄瀣寳珠。隨人變色。揚眉舉步。何非雷

雨日風。

程子曰。繫辭之文。化工生物。虛舟曰。靈光衡旋。倏忽異常。更生曰。聖人贊易。如趙叜跋禊帖。一條又一條。隨曲生瀾。不知重沓。典謨爾雅。訓體約厚。隆古尚簡故耳。春秋乃以事還事之筆。不可增損。禮記論語。則通方時義之雅言也。詩道性情。範于禮而通于詩。觀其深乎。

左傳巧練。未免雋傷。國語仲之。與戴記近。鄭漁仲辨左傳者十。郝京山曰。三晉之文士筆。劉歆以為丘明。便讓博士耳。鄒夾不傳。公穀皆未親見尼山者也。刻核推斷。文則峭矣。臆故不免戰國短長言。則押闔飛箝之技也。

周末文勝，生才若是，後未有盛于此者。鄒邑正正之旗，密轉握奇之籥，神于懼創不避者乎？屈子閉漁父之眼，而甘以誒詒竭忠，故其詞沉篤，氣塞穹蒼，神于怨創不避者乎？莊子休具黑白之眼，而甘以巧激旁寓，善用奇兵，神于怒創不避者乎？三子同時而不相遇，屈專盡人而寘于惟危之心，莊專得天而寘于惟微之心，孟合天人而以不得已爲用，本可會一宗，其文亦可合而互之，此當侯之間出之士。

老子、楊、墨，皆近孔子前後，自老子正言若反，而惠施交易之，其歷物也，大其小，小其大，長其短，短其長，虛其實，實其虛而已。公孫龍遂爲隱射距鈎之機，皆楊墨之流也。莊宥于無何有之鄉，

而樂在實應。善用之因物還物。天載兩忘。是有見乎無首者。不善用之。比之無首矣。其詞近于爲我。其機則破相宗也。楊子執其隨。墨子豐其部。告子艮其限。別墨之謑髁縱脫。倍譎不件。則浚恒振恒者也。其見偏至。其文亦偏至。

管子在老子之前。其內業篇與老子合。其治近功。故名法之家祖之。因而附益之。申商韓皆是也。商韓文最決絕。如其法然。荀子主禮法。文故明當。

關尹子後起者也。其論道器頗平。鶡冠亢倉。搜剔銛鋒。甚則爲陰符。奇其事爲山海經。穆天子傳。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周末筆。陰符關尹鶡冠亢倉。則晋唐筆也。

呂覽淮南。則養客撮衆人之英者也。不韋預知焚書而寓之一東。始發此智。更巧于招隱矣。嗟乎。周公不驕吝而收天下之材藝。此無繼矣。呂劉之智。亦無繼之者耶。將以虞預何法盛宋齊丘爲智耶。不堪噴飯。

子長以鬱折而成史記。收合百家。洽古宜時。散迤乎朴。變藏于平。善序事理。真不虛也。自莊生剽剝鈎縣。嘗借人物敘事。藏其議論。史記直爲敘事。據欵結案。何用犯手裝面而強潑之強括之乎。以此讀者。更快其情。以爲天然。

孟堅整嚴之中。亦能錯落。范史因東京。平對而順載之。伯喈則喜此偶矣。趣至六朝。尚麗掞藻。勢也。徐庾始媚。唐宋遂爲別體。

吾取其流爽者。

韓脩丕振起八代之衰。爲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爲質。上泝周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直。潤色雅故。鼓起于技。徒謂平淮西碑爲媲典謨。毛穎傳酷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古。未免乎痕。痕亦何累乎退之。斯文後死。存乎其人。不在鉤章棘句以爲工。不在鄙倍蕪累乃爲篤論。爲學道之亞也。

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曾也。蘇則鋒于立論。而衍于馳騁。

八家大同小異。要歸雅馴。學者鼓篋門從此入。至于盡變更須開眼。

文章之開闔主賓曲直盡變手眼之予奪抑揚敲唱雙行何非一在二中之幾乎以過而化其不及以不及而化其過以中而化其過不及以過不及而化其中易之參兩錯綜全以反對顛推而藏其不測有悟此爲文章者張旭之聞鼓吹觀劍器紀昌之目承挺貫蝨心不是過矣

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以約過而吞吐始悲使恥者御恥者跛者御跛者以詳數而形容生色

且緩急亦人之所時有也銳發一論遂轉別論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咲之非虛語也歷引不繹錦綳纈毛之章歷引而繹之各盡其致亦古今得失之林也何必異聞

反掉作波。不抑不揚。平準書叙至卜式曰。烹弘羊。天乃雨。借刀殺人。不置一斷。突然而住。

荊軻傳。倚柱而笑。此點睛也。前有魯句踐。後有高漸離。奇峰湍流。互相穿激。昌黎叙睢陽。述南八。詳其聞此者張籍云。正法此傳。惟恐其冷落無餘聲耳。此含請客之妙也。妙高峰七日不見而見之別峰。道寓于器。正意寓于旁意。何往不然。

琢句割字。刻畫之小品也。長河千里一曲。不在乎此。然點綴之間。神亦與之俱動。周公曰。坐乎將毋。子產止凢者曰。子毋乃稱。灌夫曰畢之。嫗得赫號書。問上何如。曰憹也。攻工擅弓儀禮。叙事狀物。俱以簡盡。論語鮮矣仁。孟子豕交之也。何嘗不奇。韓退

之賞樊絳碑和盧月蝕稱長吉之鯨呿鰲擲正以為人不可行恠而忍傻不禁何妨筆墨間洩其奇氣耶由今論之鬼母泣天蝦蟇蝕月多祗生厭何奇之有若如黃原玦天銑溪乱石則鉛粉惡裝並不得以棘刺母猴畵筴龍蛇相例

古人用意更善奇變劉須溪曰宰我問短喪所以激聖人之定案也宗一曰劒逼乎子貢之問去食與信也二者何先此待問乎此謂答在問處使民戰栗激發哀公尼山三聲雪上加霜耳今人竟作呵宰我說何啻千里宰我子貢擅言語之科并有仁焉豈必改字

桃應一問不必以事實論也師弟互相逼唱不過欲蹴出一徼

屣耳。莊子逍遥遊。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歌舞排塲。費盡撩天之舌。曾有出乎倣屣之外者否。世必以膠柱爲篤論。豈可與神遊康衢見藐姑耶。元氣不足。一浴一風。猶恐外感。子長作史記。嘗尊其父談爲同。自序甚明。年表用臣遷謹按。則太史公爲褚輩所加。未可知也。班彪曰。子長一人之思。刊落不盡。故明授其子孟堅。漢書竟不稱歸于父。何哉。蔚宗目皷徒飾咲耳。

黃溍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著論本本。而布嚴雍容者。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澒洞不可犯云。

吳萊立夫言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爲法

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止部還伍則肅然未常亂

馬存贈蓋邦式序曰子長之文章不在書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文矣子長生平喜遊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

程子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

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馮開之曰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澁董遇之百遍攻亭之半日淵明之不求甚解東坡之每事一過庾嵩之開卷一尺王筠之重覽輿深其各得于輪扁之甘苦者乎吳季子書憲曰短冊恨其易竭累牘苦于難竟讀貶激則髮欲上衝讀軒快則唾壺盡碎讀滂沛而襟擬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譎誕生讀拘儒之腐陳而沓神死讀遐照者欲盡相以窮神讀岨峿者期妥貼以愜志讀闕文而思補讀朦朧而思參讀寂漠者非寥吻不開讀奇藻者非清華則靡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部用以節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于適不致輟卷而歎掩袂而泣則配之說也弄風研露輕舟飛閣山雨來溪雲升或豪集或

孤訪。鳥出啼花。冷咲。則配之適也。

旹辛巳秋書

動則曰唐宋大家。抑知唐宋大家皆有深造之火候乎。今欲一蹴而偃襲之。唐宋大家未許也。韓退之答李翺曰。古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學二十餘年矣。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若思。茫乎若迷。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難哉。如是有年。識古書之正僞。徐有得也。汨汨來矣。人咲之則喜。譽之則憂。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有年。浩乎沛然矣。平心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然不可不養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

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敢自謂成乎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空文而爲後世法亦足樂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柳子厚曰吾少以辭爲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不苟爲炳炳烺烺采色夸聲也未敢輕心掉之懼其剽也未敢怠心易之懼其弛也未敢昏氣出之懼其襍也未敢矜氣作之懼其驕也本諸書以求質詩以求恒禮以求宜春秋求斷易以求動此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厲氣孟子暢支老莊肆端國語博趣離騷致幽太史公著潔此旁推交通而以爲文也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

周也。如未嘗有六經。義深意遠。理辯氣厚。則辭盛而文昌。今尚異者曰。奇險而已。好理者曰。叙意而已。溺時者曰。文當對。病時者曰。文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宜易。便易者曰。宜通不宜難。此皆情有便滯。古人深于義。當于理。文之以其辭而已。不知其對與否。易與難也。學古文者。說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持巳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蘇明允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歐陽子之文。紆餘委備。往復

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閒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俯仰揖讓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其別有以服之乎又曰二十七始知讀書後因甚覺古人之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其才則又似夫不止於是而已者盡燒曩時所為文取論語孟子韓子介然端坐讀之者七八年久之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試書之渾渾乎來之易矣若或啓之若或相之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然未敢以為是也潛谷曰子瞻名理類莊治體類賈陸其嘻笑怒罵猝然憤然皆成文可書其大者馳騁

縱逸。如行雲流水。渾淪光恠。雄視百代。所自得爲多矣。子由深思澄蓄。汪洋澹泊。不願人知。如其人。然秀傑之氣不可掩。謝疊山曰。東坡自莊子覺悟來。袁中郎曰。坡評道子畫。如燈取影。横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舞女走竿。市兒弄丸。横心所出。腕無不受。其至者如晴空鳥迹。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阮霽曰。坡長於馳阪。而短於頓轡。故惡揚之囏深。今學蘇者。平衍易襲。而精奥不傳矣。必學六經史漢。僅乃韓蘇。愚者曰。極深研幾。因象數而會通之。斯文錯綜之本乎。宋人好平易。一往其時尚然也。故韓魏公不與永叔言易。子厚非月令國語。執道之變。動相詰難。彼烏知有統類秩叙之端幾哉。放

翁曰東坡嶺外喜子厚文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可見學問轉變好尚頓異未可以殺活語也好學不已歷年必變平而奇奇而平不好學而依趣彷彿即執一而不變矣極深變盡之後無深無淺然後知聖人之文章皆致中和如未至此或平或奇聽人之才亦可互救以爲鼓舞要期於自成節奏遠鄙倍而已

李文饒謂氣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李翰言文如千兵萬馬寂然無聲曹子桓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然小大異量各自完吾分耳陳龍川曰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過於智而不以仁義禮信行之則賊矣昔人謂胸中先有六經

語孟然後讀前史史旣治則讀諸子是古人治心積學之方往往有叙有要奈何涉獵凌鬭於尺幅閒況非史非子徒以凌鬭之氣壞吾人乎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力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豈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樹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鬪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朴塡砌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蓋文士之矛是釀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陳興覇之言應矣癡山曰前輩

論文有專取厚重以爲風教所關福澤所出者固也其間政自有辨阿犖山身重三百五十斤顧當時見稱乃在運其三百五十斤之軀盤舞如飛不然司馬保八百孟業千斤劉荊州大牛何異哉鐘有徑廣者容可萬石顧其肉郭必不能厚厚則石而音咽矣惟其靈也惟其動也小巧以爲靈凌轢以爲動又弗取也臨以生平之魄力收古人之精英久而出之古人與我鬱勃而不可已心醞而口咀迫而吐之其聲乃流至於泣風雨驚鬼神歌舞憤滃不形于外而洋溢于毫端如是者謂之能盡其才能盡其才而養之方爲貴耳

宋九青曰先輩豈生今而薄今耶時未至也其智之變亦不暇

至此也不學則前人之智非我有矣學而徇迹引墨不失尺寸非鹽鐵論所謂呻吟枯簡誦死人之句乎楊子謂淮西碑有帽子習楊大年謂杜陵爲村夫子子美謂太白少縝密太白謂子美困琱鐫秦少游謂醉翁亭用賦體尹師魯以岳陽樓用傳體大約才人各伸其所獨至少陵欲傚漢魏不難子瞻欲摹周秦亦易惟不肯蹈襲耳然末世之空腹高心不能茹吐古今者率其鄙倍亦曰我不蹈襲也未可藉口智謂世以智相積而才日新學以收其所積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襲掩

石塘師曰自以掩沓爲篤實而古文風致盡矣何謂遠鄙倍乎

好古者。以史漢之追章琢句拔之久。而襲爲剽賊矣。貴神識者。以唐宋大家救之。侯廣成曰。雜怪難識以爲博。空疎不學以爲靈。此謂妄居其剏者。至狂子僇民羣起。糞掃六經。師心杜撰。於是乎宕趨倒行。愈變愈下。嫌鐘鼓玉帛爲芻狗。而遂甘爲鬼魅也可乎。末世才固日生。而好學者少。文以禮樂。尼山所望。卽以文章致其中和。亦安藝息游。琢玉繼聲之道也。辛巳孟夏將之登州。書與曼公。

譚苑醍醐曰。辭達而已矣。恐人溺于辭而忘躬行也。淺陋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夫意有淺言之而不

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微。今以淺陋爲達是烏知達哉。夫脫于口謂之言。交于文謂之辭。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以言乎政令之辭也。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言乎禮聘之辭也。左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以言乎使命之辭也。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又曰。情欲信。辭欲巧。以言乎相接相示之文辭也。凡謂之辭。未有不貴達者。亦未有達而猶貴枝葉者也。夫子惡巧言。而曰辭欲巧。則

知辭非言侗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聖人之情見乎辭。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韋編三絕。鐵鏑三折。漆書三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者。辭達之謂也。繫終六辭。盡天下之情哉。藝苑卮言云。吾嘗論孔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理而辭者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自儒林道學歧分。而經義枯括。爲剝啄之瓦。贊者捨經。而樓上駕樓。以講道。高自標目。而不肖者滉漾自恣。莫可窮詰矣。鄧潛谷曰。宋贊等文學于功利。於根本固篤。而苛求多拂物理。徒生其鷹擊颺去之心。虛舟子曰。尼父轍環至老。終以志事。託之斯文。安萬世之火於

寵使之可羣樂業而薰陶自化聽上者之通神明類萬物次亦各食其力各消其智或依循或達材皆鼓舞不能自已掃除者無乃暗倣別傳乎曾知爲宋元王造閉解閉之滑疑哉虞安曰正嘉以剿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爲迂萬季以繆妄無稽相夸而士以讀書爲諱至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爲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噫潛艸曰好學者理明事正辭自然達惟詖遁之辭不達方且以不達詒人浮山之孤曰學必悟而後能變化悟必藏於學而後能善用同人達辭之道亦然通其故則不爲所惑不爲所惑則善用之皆藥矣學足識盡而用其才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秩叙變化同時中節知達之神者乎

不以辭害意言近而指遠吾無隱乎爾造適不及咲知蓮之本若乎

愚者偶書

通雅卷首之三終